

# 越南防疫破功 殃及耐克三星



## 日增近万例

首轮疫情暴发一年半后,越南的防线没能持续“给力”,确诊病例自7月初突破1000例之后,一路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根据越南卫生部门最新公布的数据,9日新增9340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此前一天,越南新增新冠感染人数9690例,创下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最高纪录。其中,本土病例9684例,境外输入病例6例。

截至北京时间8月9日20时,越南累计确诊病例215560例,累计死亡病例3397例。

作为南部疫情“震中”,胡志明市8日新增确诊病例3898例,累计确诊病例为121804例。该市上月实施了严格的社会隔离措施,包括对工人运输的规定,以及工厂车间的员工

部署安排。

至于其他地区,平阳省报告了3210例,隆安省724例,同奈省614例,庆和省201例,岘港130例,河内114例。

目前,越南近1/3的地区处于封锁状态中。此前7月31日,由于疫情形势严峻,越南总理范明政下令,自8月1日起,要求南部包括胡志明市在内的19个省市地区延长封锁,继续实施为期两周的封锁措施。

这已经是胡志明市又一次延长封锁措施了。按照法新社的报道,越南1亿人口中,目前约有1/3生活在严格的“封城”令下。

根据要求,包括胡志明市、平阳等19个城市和省份关闭非必要的企业和服务,禁止两人以上集会,人与人之间至少保持2米的距离,以及暂停公共交通。居民除了就医和在指定地点购买食物外,禁止外出。

越南疫情“失控”就在近两三个月内。今

年1月,越南全国于28日报告了83例新增病例,累计确诊病例1635例,其中1430例已康复。这距离越南发现第一例病例以来,已经过去了近一年。

过去一年,在疫情防控得当的背景下,越南成为少数在2020年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据越南统计总局数据,2020年越南GDP增长2.91%,今年上半年GDP则同比增长了5.64%。

## 停产停工

渣打银行曾在6月初预测,2021年,越南GDP增速有望达到6.7%,而2022年将达到7.3%。但现在,这个数字或许要改改了,因为随着疫情的持续肆虐,停产停工的现象越来越多了。

作为全球纺织制造业的聚集地,越南是

世界第二大纺织品服装出口国,但眼下,约1/3的纺织和服装工厂因疫情而关闭。

纺织巨头百隆东方位于越南西南省的全资子公司百隆(越南)就受到了社交隔离措施的影响,初步估算,此轮疫情防控措施实施期间,越南百隆的产能将减至32%左右;预计每受影响14天,公司全年产量将下降2%。越南百隆拥有100万纱锭生产能力,约占百隆东方全部产能的60%。

据越南纺织和服装协会的数据,该国目前有30%~35%的服装厂暂时关闭,超过90%的供应链遭到破坏。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今年越南服装出口规模也只能达到320亿至330亿美元,远低于390亿美元的目标。

纺织业之外,其他行业也未能幸免。7月早些时候,三星电子以及其他一些企业在越南西贡高科技园区的工厂被要求暂停运营,并且被要求为员工建立留守厂房宿舍,以及隔离计划。受此影响,三星电子集团的开工量只有70%左右。

与此类似,英特尔在西贡高科技园区的一个测试和组装厂也减少了部分作业;而日本电产越南公司在部分员工确诊后,不得不停工一周。

为了保住开工率,越南防疫部门曾推行“3个T就地”防疫措施,即就地生产、就地吃饭、就地休息,避免通勤增加染疫风险,但后续有部分工厂暴发群体性感染。平阳省家具协会副会长Nguyen Phuc对此表示,由于风险和责任过高,许多企业现在不敢采取“在厂吃住”模式,已实施的企业也纷纷减少留在厂内的员工数量,甚至干脆停工。

整体而言,南方19个省市在实施封锁措施后,7月的工业生产大幅下降,其中胡志明市工业生产指数下降19.4%。今年6月,越南制造业PMI数据下降至44.1收缩区间,较5月的53.1下滑明显。

据越南投资计划部的数据,今年上半年,越南共有70209家企业倒闭,比去年增加了24.9%,相当于每天有400家企业倒闭。

另外,由于南部为农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农业受到的冲击同样不容小觑。根据越南农业部消息,南部地区近期疫情加剧,预计下半年的蔬菜和水果出口同比将下降多达30%。

## 出口受阻

鉴于越南制造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停工问题影响的不只是越南的PMI指数。

比如在越南有不少代工厂的耐克就受到了直接影响。据悉,耐克在越南共有约200家合同生产商,最大的两家合同代工企业宝成集团和Chang Shin公司都已完全停工。宝成集团在越南规模最大的工厂设在疫情“重灾区”胡志明市,雇用员工约为6.2万人,而该集团去年出货的2.44亿双鞋中44%来自越南。

对此,7月时S&P Global就警告,耐克的越南制造运动鞋可能面临断货风险。阿迪达斯也遭受了类似的冲击。该公司上周警告称,到今年年底,供应链的影响可能使其销售额损失高达5亿欧元。

除了因停产导致的直接影响,还有因运输问题造成的间接冲击。目前,越南港口因为缺少工人而发生了严重的拥堵现象。越南西贡新港公司已经暂停了胡志明市最大的国际码头——凯莱港(Cat Lai)的部分业务,该港口集装箱堆场空间已经达到100%。

8月7日上午,越南农业和农村发展部农作物局副局长黎青从表示,当前,大米等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跌,不是因为供需关系,而是供应链严重中断。国际客户仍有进口越南大米的需求,但越南企业无法进行交付。具体问题在于,农民无法出售他们的产品,工厂买不了货。工厂完成生产后缺少或没有船只和驳船交付到港口,仓库内货物未能按规定及时消毒、检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利平指出,越南制造业的特点是出口导向,贸易产品主要是服装、电子产品等等。疫情对出口肯定有影响,多多少少会进一步影响到全球供应链。

在许利平看来,越南疫情现在还在发展之中,但总体来说还是可控的,在防疫措施严格化的背景下,确诊人数会下降。而波由变种病毒德尔塔引发的疫情是全球性的,短期内还是不会对越南在全球制造业的地位产生较大的影响。

北京商报记者 汤艺甜

## F Focus

# 外卖订单涨八成 韩国限塑新战场

受疫情影响,韩国餐饮外卖行业逆势繁荣,而在一份单人餐4~5个餐盒的情况下,餐盒垃圾也开始取代一次性咖啡杯和超市塑料袋,成为韩国环保路上的新障碍。



的商户增多,标志着Naver正式开启外卖配送业务。

疫情是外卖爆单的直接原因。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家成认为,疫情之前,韩国的外卖只能算是平缓发展,由于疫情的刺激,外卖产业出现了陡增。

李家成进一步指出,韩国去年经历了三波疫情,疫情防控的响应等级也随疫情变化而有所调整。尤其是保持社交距离以及限制聚餐人数的规定,对饭店业的打击比较大,很多饭店为了求生选择了外卖渠道。

另一方面的增长则是来自顾客。随着外出就餐限制的增多,很多人选择居家就餐,外卖下单量也随之暴增。”李家成说道。

但即便在疫情前,韩国的外卖行业也不是默默无闻。在韩国,有一句话叫“路上骑摩托车的不是帅哥,都是送外卖的大叔”。曾经生活在首尔的朴星对北京商报记者回忆道,

在韩国晚上会听到窗户外面“咻咻”的摩托车声音,到凌晨还是不停的。

不过,在韩国点一顿外卖可不算便宜。朴星表示,在韩国点一次外卖均价在120元人民币左右,配送费一般则需要6块到18块。

## 塑料危机

外卖订单不断增加,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吃完外卖的餐盒。李家成指出,外卖产业的兴旺,确实带来了一些次生灾害问题,也就是外卖餐盒等垃圾。“绿色韩国”所作一项民调显示,3/4的受访者表示,叫外卖时需要扔掉大量餐盒垃圾,为此感到“内疚”“不安”。

据环保组织“绿色韩国”估算,韩国每天外卖订单量约为270万份,这意味着需要用到大约830万个塑料餐盒,其中多数是非循环使用的一次性餐盒,其污染规模令人担忧。

另一个担忧则来自过度包装。通常一份单人餐,算上小菜和调料要用4~5个餐盒,多的要7~8个,不仅数量多,垃圾分类也麻烦。”朴星吐槽道。

事实上,韩国一次性塑料制品消费量相当惊人。根据韩国统计厅2016年的数据,韩国人均塑料制品消耗量为98.2公斤,位列世界第一;塑料袋消耗量为216亿个,这一数字为德国的6倍,是芬兰的逾100倍。

但在以前,外卖并不是其中的大头。以一次性咖啡杯为例,韩国每年消耗的一次性

塑料咖啡杯总量高达260亿个。

于是,韩国政府从2018年起,就禁止咖啡店使用一次性塑料杯。一年后,“限塑”范围从咖啡店扩大至超市和烘焙店等,从那时起,韩国2000家大型超市和1.1万家面积超过165平方米的超市全面禁用一次性塑料袋。这意味着在这些地方,即使是付费也买不到一次性塑料袋。

为此,韩国还面临过一次塑料垃圾危机。由于回收塑料袋等垃圾无利可图,韩国首都圈的绝大部分垃圾清运、分类公司宣布不再回收PET塑料瓶和白色聚苯乙烯餐盒,并在一段时期内导致了韩国首都圈陷入混乱。

当时,很多居民区都贴出告示,告知居民以后不再把一次性塑料袋和餐盒扔到可回收垃圾区域。而且扔可回收垃圾时还要把垃圾清理干净再扔,例如把污渍清理掉、撕掉可回收垃圾上的胶带等。最后,由韩国政府出面,向垃圾清运、回收企业详细说明了补贴措施之后,首都圈才重新恢复正常。这条政策不仅唤起了人们的环保意识,自带杯子去咖啡厅逐渐成为常态,同时还带来了新一轮环保商机。比如,有企业发明了可以吃的“大米吸管”,大米吸管的成分为70%的米与30%的木薯,比塑胶还要快就被自然所分解。

虽然比起一般的塑胶吸管,大米吸管的价格要高出10倍,但随着环保意识的提升,购买的人数也在增多,成为韩国环保人士的新宠儿。

## 为环保出力

眼下,已经有不少环保组织呼吁餐饮业和民众为环保出力。一些企业已研制出环保型餐盒,可将塑料使用量减少50%。一些餐饮商家则开始使用以甘蔗残渣制成的纸餐盒。

同时,京畿道政府正在尝试让餐饮行业用可反复使用的餐盒为用户送餐,由政府帮忙提供回收及清洗餐盒服务。目前,大约140个餐馆参与尝试。不过,这项尝试面临诸多难题,例如防疫难度增大、骑手增加往返次数以致成本增加等等。

与此同时,韩国政府也在做出努力。李家成介绍,韩国在今年2月份通过了一部关于促进资源节约和回收利用的法律,就是要限制塑料制品和一次性用品的使用。通过这个法律,应该会提供不错的社会导向,从而使外卖企业餐具使用的材质向环保材料倾斜。

李家成进一步分析道,这个法律是通过罚款的形式,对外卖企业进行消费诱导。如果说违反这个限塑令,就会处以相应的罚款,这样一来就会促使企业采用环保材料。

但在韩国的环保路上,技术依然是最大的掣肘。李家成指出,韩国在环保技术,也就是可降解塑料技术方面,目前还没有取得一些突破,造成了它目前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一方面想降低一次性餐具的使用,另一方面,又没有可替代的或者可降解的餐具出现。”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赵天舒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